



和平战士卓别麟

通俗文艺出版社

和平战士卓别麟

R·J·閔奈 著
刘 芃 如 译

通俗文艺出版社

R. J. MINNEY
CHAPLIN
THE IMMORTAL TRAMP
The Life and Work of Charles Chaplin
LONDON First Published 1954

和平战士卓别麟

〔英〕R·J·闵奈著

刘其如译

*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67号

(北京香饵胡同73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新华书店经售

*

书号：(文) 0029 · 787×1092 1/32 · 6 $\frac{3}{4}$ 印张 · 8 插页 · 160 千字

1955年11月第一版

195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4) 七角七分

一本關於卓別麟的新書

苏联 尤利·斯米尔諾夫

去年年中，英國著名政論家、戲劇家、電影導演閔奈所寫的一本關於卓別麟的書在倫敦出版了。這是近來西方出版的最新的一本論述這位偉大電影藝術家的著作。

一九五二年的時候，由於卓別麟離開美國以及華盛頓當局控告他進行「共產主義活動」，在美國和西歐的報紙雜誌上，卓別麟的名字是經常出現的。但從那時以後，在西方開始了對藝術家卓別麟及其創作顯然別有用心地保持沉默的時期。如果考慮到在過去論述卓別麟的著作會不斷出版，那麼後來這種「沉默的陰謀」絕不是偶然的。

由於這種情況，閔奈新著的出版乃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這本書毫無疑問是公正的，並且是對卓別麟的創作和他本人懷着很大的熱情寫出來的。

本書的作者很多年來與卓別麟和他的家庭保持着友誼的聯繫。同時，這本書並沒有沾染上許多傳記回憶錄的惡習。這類傳記的作者在談論偉大人物的時候，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突出，使自己站在首要的地位。閔奈的著作，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不是「我和卓別麟」，而只是「卓別麟」。這是一本關於偉大藝術家創造性傳記，寫得生動而有興味。作者嚴格按照編年的順序，一步一步地探討卓別麟所走過的道路，從倫敦的木板舞台直到他創作的巔峯。閔奈特別着重說明卓別麟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對每一個情節精

細認眞的研究，不倦地尋求解決藝術上問題的最好办法。例如，對於「舞台春秋」這部影片的拍攝以及電影劇本的寫作，卓別麟差不多連續花了兩年的時間。這部影片的劇本共有七百五十頁。（卓別麟為自己演的影片寫電影劇本）

本書作者在談到偉大藝術家的生活、創作和他的工作方法時，自己並不下任何結論，却寧願直接引用卓別麟的話，這些話本身就使人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絕不能責備作者是客觀主義的。例如，在說明卓別麟創造的流浪漢的不朽形象的变化和發展時，作者舉出卓別麟傳記中的各種事實，引導讀者達到明確的結論。因此，關於「維爾杜先生」這部影片裏卓別麟創造的流浪漢形象的邏輯發展，作者並沒有說，這是美國的現實把「小人物」變成毫無心肝的職業殺人犯，他們是美國對新的毀滅性戰爭的渴望培育出來的。但是，從敘述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瞭解到這一點。

很明顯，作者是有意把這本書的範圍限於介紹事實和說明影片的內容。他的任務，是要使讀者瞭解卓別麟和他的創作，特別是那些早期的影片。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數都沒有看到過這些影片上映，這也許正是作者更詳細地介紹卓別麟早期作品的原因。

本書作者對演員卓別麟的評述是足夠忠實和完備的。閔奈也不止一次地談到卓別麟的社會政治觀點。閔奈強調指出，卓別麟從來不是共產黨人，但是，他的正直，他的高度原則性，他對普通「小人物」不渝的愛——他把自己全部的創作都獻給這些「小人物」了，所有這些使他成為現代美國法西斯統治者所不歡迎的人，甚至被看作是危險的人物。本書作者以憤怒的心情敘述了美國法西斯統治者對卓別麟的誹謗運動。這種誹謗從卓別麟到達美國的最初幾年就伴隨着他，到一九五二年更達到了高潮。

簡直一切都構成卓別麟的罪狀。例如，他居留美國三十五年却拒絕取得美國國籍；他的家庭糾紛；他在有一次乘船赴歐洲時，拒絕攝影記者的請求，不肯向美國的自由女神像飛吻；他在一部早期影片中，以意義深長的、譴責的目光瞧了自由女神像一眼，等等。特別是卓別麟對蘇聯的同情，更是美國反動統治者所不能原諒的。由此可以瞭解，為什麼美國反動派那麼激怒地要求把卓別麟逐出美國。

在這方面，本書作者引用的一段話是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卓別麟接見美國某資產階級報紙的一個記者。記者問：「你是布尔什維克嗎？」卓別麟嚴肅地回答說：「我是一個藝術家。我對生活感覺興趣。布尔什維主義是生活的一個新階段。我當然對它感覺興趣。」

閔奈還引用了卓別麟說的另一段話：「我希望在本國看到真正的民主，和擺脫魔鬼般統治的自由，這種魔鬼般的統治正蔓延到全世界。」

卓別麟這些話，就目前來看，只是所指的地點不同了。如果說在當時最公開的威脅人類的「新秩序」的策源地是希特勒德國，那末現在這個策源地已經搬到大西洋彼岸去了。

（彭克譯自蘇聯「新世界」雜誌一九五五年三月號）

目次

一	他生在倫敦	一
二	弟兄倆街頭賣舞	七
三	在卡爾諾班裏	三
四	到美國去	二六
五	他不願演電影	二九
六	在好萊塢不快活	三三
七	他空閒的時候	三三
八	被人家釘梢	四四
九	加薪十倍	五一
一〇	週薪兩千鎊	五五
一一	看芭蕾舞	五九
一二	早期的名片	六三
一三	百萬美元的合同	七一

一四	「从軍夢」	六
一五	「小老鼠」	八
一六	他的工作方法	八
一七	为他母親安家	九
一八	回到倫敦	九
一九	巴黎，柏林——和新新監獄	一〇
二〇	「那就是我」	一一
二一	莉太·格蕾闖來	一二
二二	重拍莉太的戲	一七
二三	在司機家裏借宿	一三
二四	卓別麟在野獸之間	一七
二五	他的母親死了	一四
二六	他跟对白片作對	一四
二七	有人要暗殺他	一五
二八	失業問題	一七
二九	查理怎樣做父親	一六
三〇	「貪婪毒害了人心」	一六

三一	他跟他們不一樣	一七四
三二	「大規模的」犯罪	一七六
三三	被放逐的人	一八三
三四	將來呢？	一九〇
補遺		一九二
譯後記		二〇一

一 他生在倫敦

人還活着就成了傳奇人物，這是很少見的。查理·卓別麟這大半生却久已成為傳奇了。

他的天才顯露算是早的，雖說不及莫札特那麼早；他成年不久就名震四海了。他的成名和無聲電影大有關係，因為人家不一定要懂英語才可以了解和欣賞他的表演。真的，二十歲剛出頭一點，他就大享盛名。名聲之大可謂前無古人：東西兩半球說十多種不同語言的基督教徒認識他，印度教徒、回教徒和中國人都認識他，甚至非洲等地少數民族的人也都認識他。他們一看見這個衣衫襤褸的小人物就會哈哈大笑。

不過，卓別麟之所以成為傳奇人物，相當大的部分是由於他自己不願詳談他的身世，只說他是英國人，小時候窮極了。他在什麼地方出生的，至今還沒有確定。他就像古希臘的詩人荷馬，有許多城市和鄉區都自稱是卓別麟的誕生地。也許他不願確定吧，不確定也有不確定的好處，多一點傳奇性。也許他的生活一直太受人注意了，他要避避風頭，這也是人情之常；他這人原本羞怯怯的，而且這半生風雨他已經受夠了，有些人總饒不過他的私生活，也可以說，饒不過他個人的思想。

他並不生在巴黎，像人們常常說的，也不生在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也不生在法國任何一個地方。他生在倫敦，而且，不像許多人所相信的，不是生在肯寧頓，也不是在克拉漢，也不是在巴蘭姆，而是生在白芒塞 (Bermondsey)；碰上順風，那地方听得見寶鈴街 (Bow Bells 倫敦東城貧民區之一——譯者) 飄過來的鈴聲。

他有一部分法國血統，一部分猶太血統，又摻合了相當多的英國血統。

他的一个祖先輩生在法國，姓卓別麟，是个新教徒。在聖巴塞洛繆節大屠殺前夜，因为不願接受强迫信奉天主教，从法國逃了出來。那是四百年前的事。

这个人帶着他的兄弟逃到了东昂格利亞，在薩佛克的一个鄉村裏住下來，做莊稼，後來又跟本地一个女孩子結了婚。不久，他的弟弟也照办了。這兩個法國兄弟在东昂格利亞一定住过許多年，因为在那一帶地方至今还有許多姓卓別麟的人家，都是这位电影喜劇大師的远親近戚。

留在法國沒出來的卓別麟家裏的人，有一个在查理誕生之前不久很出名。他也叫查尔斯·卓別麟。他画女人，画田園和鄉村風景，手眼伶俐，画來討人欢喜，名气很大。我如今就收藏有他的一些銅刻画，画上的簽名跟我們大家在銀幕上所熟悉的这个人一模一样。

逃到英國的卓別麟族人，有一些後來離開了薩佛克，他們当中一个的子孫後來成了第一个出名的卓別麟。他的嗓子很圓潤，又有寫民歌的天才（歌詞和樂曲都能寫），这样就使他在音樂廳（即遊藝場）的舞台上找到了職業。他的名字也叫查尔斯·卓別麟。他还有四个兄弟，其中三个到南非去了。老四斯賓塞·卓別麟（Spencer Chaplin）在倫敦開酒店。他在倫敦的克拉普漢區開了一个小酒店，後來这份生意傳給了他的兒子奧布萊（Aubrey），以後我們還要談到他。

查尔斯·卓別麟这个歌唱家，他的境遇可沒有他弟弟這麼順利安定。他一生大半在流浪。他去那些音樂廳家家沿門賣唱，一晚上有時候要跑五家之多；他常常跑遍英倫三島，可說是現代的「遊吟詩人」。他同時發賣曲譜，賺些外快來貼補。曲譜封面上印的是他的像，一身燕尾禮服，一頂狹边高禮帽，

左胸口還塞上一塊紅手絹。他那一對小眼睛閃灼明澈，也有一點幽默光彩，可是他的面貌却不大像他的兒子。

他辛辛苦苦地幹，日子却仍然過得不好。不過，他还是結了婚，他年紀輕輕就跟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結合，她是剛跟他同台表演的。她是一個跳舞演員，眼睛很溫柔，頭髮黑油油的，充滿了猶太人的活潑熱情。她並且具有模仿別人的大本領，但是她只在私下裏模仿人家的言語姿態作為消遣，不在舞台上表演。她的名字叫漢娜·希爾（Hannah Hill），戲名則改成莉莉·哈萊（Lily Harley）。她是結過婚的，早已養下了一個孩子，男孩，三歲，取名叫西德尼（Sydney）。他和查爾斯·卓別麟結婚之後，這孩子也帶過來由新丈夫撫養，改姓卓別麟。一年之內，她生下了第二個兒子，跟着父親取名叫查爾斯，為了紀念他的叔叔，又取名叫斯賓塞。

查理生於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

在查理出世前幾個月，卓別麟太太因為不便單獨表演跳舞，就來參加她丈夫的組織，站在舞台側邊，他唱歌時她幫腔、答話，他低聲呼喚，她就低低答應。他唱的大多數是些感傷的歌曲，稍微加些喜劇場面，從他賣給听众的樂譜封面上就看得出。產後不久，她就抱着小宝宝，再到舞台側廂去。

她重回側廂的第一晚，因為她幫腔幫得好，观众非常喜欢她，大家堅持要請她上台接受喝采。完全沒有這個準備，衣服不整，既沒打扮起來，手頭又抱着她的小兒子，她不願上台，可是她的丈夫却高興極了，硬把她拉了上去。就這樣，這個未來的電影明星在大庭廣众之前露面，大家都向他欢呼，吹口哨。

卓別麟夫婦這麼过日子，可也真不容易，所以一到身體好轉，卓別麟太太知道非多找些錢不可，她就

開始出去另外找工作做。他們倆往往不得不各自跑碼頭，要隔好幾個禮拜，一家人才能团聚，那是常事。夫婦倆出門去了，就請一個鄰居順便照看兩個孩子，如果找不到人來照看，西德（西德尼的暱稱——譯註）和查理就跟媽媽一塊兒到桑德蘭，到杜蘭姆，或是渡海到都柏林（愛爾蘭首府——譯註）去。當年一切遊藝場的演員家庭，大都過着這樣的生活，他們老是在鬧窮。他們夫婦倆，一個或兩個都碰上沒工作做，那幾個禮拜就很难捱。

我們不能說，卓別麟先生和卓別麟太太那些時很快活。實際上，兩人之間常常爭吵鬥氣，過了一年光景，覺得彼此不相投，他們就分開了。不過，他們後來仍在一塊兒生活，每隔些時候又住在一起。卓別麟先生（查理的爸爸）性情很隨便，要靠他養家養孩子，那才靠不住呢；到處張羅和管家的重担子，大部分落在他妻子柔弱的肩膀上，她身材小，健康情況也說不上很好。

常常是只有兩個兒子守在身邊，格外需要工作的時候，她却病了。她常常勉強撐持着跑上台去，身子站不穩，可是還得硬頂下去，唱歌，跳舞，拚命笑。不安，煩惱，常常使她受不了，只好躺在牀上，一籌莫展。慢慢地，上門找她去表演的生意越來越少了。

這樣下去，自然不免債台高築。卓別麟先生賺得到錢的時候也拿點出來貼補，但是這個可憐人自己的收入也是上氣不接下氣，同時他的健康情況也開始教人担心了。他死得很年輕，死時不過剛三十出頭一點。

他生性活潑，却並不特別快活。在他死前那幾年，他的境遇實在太差了，賺來的錢連最簡單的生活需要也对付不了的時候，一個人是很難痛快地笑笑的。幹歌舞班的人一向以熱情著名，他的同行藝人們都來

幫他的忙，為他安排了一場義演，希望給他募到一點錢。這件事，是他那開酒店的兄弟斯賓塞的兒子告訴我的。

年輕的奧布萊為我敘述了当年在肯寧頓的「号角」(The Horns)酒店的一幕，那顯然是許多年前他父親講給他听的。說是那晚上人家正在「号角」酒店裏向客人們推銷義演門票。酒店門口忽然出現了一個頭髮蓬鬆、衣衫襤褸的傢伙，正是他們要為他募款的當事人。推銷門票的活動馬上停了下來。大家都不敢做聲，這一片沉寂使查爾斯·卓別麟明白了一切。他跑進酒店跟大夥兒一起，顯得很頹唐。他回過頭向一個開設殯儀館的鄰居說：「我們家的人一大半都是你經手安葬的。要不了幾個月，你又要安葬我了。不過，我还是希望你買張義演門票，幫幫我的忙。」這個好鄰居果然買了票。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查爾斯·卓別麟就給人家抬進了聖·湯姆斯醫院，終於死在那裏。

他兒子查理至今還記得他爸爸臨終那一晚，他站在醫院門外的街頭守候的情景。許多年後，他從好萊塢回來，又去那裏憑弔過。那時他已成名了，他逃過那些欢呼的羣眾，又跑到西敏寺橋頭那座醫院門外去站了一陣。

「你看見那個窗子麼，從這邊數過去的第三個，裏面有灯光的？」他向身邊的一個朋友說。「就是那個窗子，我父親就死在那個房間裏。那時候我还只是小娃娃，可是我再也忘不了那個晚上……我在那個窗子下站了一個通宵，又冷又黑，一整夜痛哭著等候我怕听的消息。」

查爾斯·卓別麟先生臨死前那幾年，不常跟家裏人在一起，卓別麟太太和兩個小兒子常常窮到無以復加。卓別麟太太躺在病牀上的時候，也做點手工，替鄰居們縫補衣服，有許多時候連這點事也不能做，同

時又毫無進款。賬單來了付不出錢。房东太太那邊得苦苦哀求，在賣肉師傅和麵包師傅面前又得去一再說好話，人家才肯再賒賬。他們家搬到一個更狹小的閣樓去，傢具本來很少，還不得不一賣再賣，一個小胸針當掉了，耳環也賣掉了，沒多久結婚戒指也賣掉了。賣到沒有東西可賣了。討債的討得太緊的時候，各種買賣捐客也就上了門。剩下的一張桌子，兩三把椅子，甚至那張牀，都給人家搬走了，只給他們留下一塊牀墊在地板上，因為法有明文：一個人至少得有一塊牀墊睡覺。

老大西德尼，那時還不滿九歲，一天得跑兩趟，去領點不要錢的湯，那是滑鉄盧大街一個教堂慨然施捨的，那教堂就在「老維克戲院」(Old Vic Theatre) 旁邊不遠。平常施捨的都是豆湯，裏面放了一點點肉末的。可是兩個孩子却吃得很香很饒，跟他們的母親一塊兒坐在地板上吃，他們告訴过我，即使是世界上許多豪華大酒店的湯，吃起來也沒有這種好吃。

這些困乏、希望、這不够那不足的時刻，把這兩個孩子磨鍊得非常伶俐，小小年紀却懂得許多事情，也使查理充分發展了一個夢的世界，使他將來的笑聲中自有一種清新的辛辣；對於一切真實和想像的人生困窘，他這個倫敦人都可以大笑。在這樣的歷練之下，他練就了一身本領，只要有一點時間在手，他就可以設法讓一切都大放光彩，因為他生活過，受苦過，大笑過，一切都滿有經驗。

我想，他們那個小閣樓裏一定是笑聲不絕的。那都是做母親的逗惹出來的，儘管她痛苦，不安。她不要他們死記住人生的悲哀，愁眉不展，於是她就不住口的說說笑笑，來打斷孩子們的憂愁。举个例說吧，天寒地凍，西德尼不得不出門去輪班領湯，穿上他媽媽演歌劇用的綠天鵝絨外衣，那是他們全家僅有的一件冬衣，又穿上她那雙綠天鵝絨跳舞鞋，此情此景，他們就哈哈大笑。大家坐在地上的牀墊上的時候，她

就会跟他们談到遊藝場、戲院寄宿舍、火車上的許多笑人的往事，談到她当年跟一个班子去南非的那次旅行，談到她在各个碼頭見過的种种人物，總要用眼，用手，用肩头模仿什麼人的声音笑貌，神态姿勢，來使孩子們高兴：她真是一座完備的啞劇寶庫。查理的好些看家本領就是从這裏學來的。在这些玩意之中，又加上了丰富活潑的想像力，那時他母親傳給這個孩子的。兩者兼而有之，他就可以充分發揮他的天才了。

談到他母親時，查理說過：

「我現在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她那兒學來的。她是我生平見過的最精采絕倫的模仿家。她會在窗前站上幾個鐘頭，看街景，用手、用眼睛，用臉上的表情，描述下面街頭的形形色色，沒完沒了。我看她，觀察她的一舉一動，從這中間我不僅學會了用我的一雙手和耳、鼻、嘴、下巴來重現种种動作，而且學會了怎麼研究人類。她是一個最偉大的藝術家，我自己一輩子也休想勝過她。她把她的所有的一切都給了我，我卻沒有一點什麼可以報答她。」後來查理有了錢也出名了，他就把她老人家接了去。她在好萊塢住下來，生活非常舒適，直到多年之後才死去。

二 弟兄倆街頭賣舞

卓別麟太太做針線活路，收入很少，查理小弟兄倆很早就開始賺錢貼補家用。查理四歲上頭就跟他哥哥出門，到小酒店門口去賣唱。就在那時候，他已經很善於模仿別人了，學水果小販喜劇家迦斯·伊倫

(Gus Elen) 唱「傑克·瓊斯」(Jack Jones) 那首名曲，尤其学得最精采。每逢禮拜天晚上，他們家附近那些小酒店裏照例擠滿了遊藝場的藝人，他們常常把這孩子抬上椅子坐下，大家嘻嘻哈哈，不停地稱讚他，更要緊的是拿大把錢塞進他那件破爛的緊身衣服去。

這兩個小娃娃就这样混下去。每個小孩子，一快活起來都要手舞足蹈，查理弟兄倆也有這麼一手，而且还是他們的母親从小就鼓勵培養起來的。她教給他們種種步伐，動作，這樣一點一滴地學來，不久他們就連職業跳舞的最高深步伐也學會了。

這兩個小傢伙在肯寧頓和蘭貝斯那一帶的人行道上練習他們的跳舞藝術，因為他們主要就是街頭表演。小弟兄倆在街頭跟好幾十個別的孩子混在一起，都是一樣是窮孩子，但是卓別麟家這兩個孩子却讓人另眼相看，他們的衣衫襤褸，却自有一派梨園風度。譬如說，老大西德尼就告訴过我：

「我的上裝袖子穿破了，我母親把她自己的舊天鵝絨上裝的袖剪下來換上去。這本來也不太壞，假如她的袖子不是許多彩色拼湊成的。穿上這五花袖子衣服使我很狼狽，因為別家的孩子們總要叫我做『百寶花衣約瑟夫』。可憐查理更糟糕。他穿的是母親出台表演的大紅襪子，街上的孩子們都叫他做『法蘭西斯·德萊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 十六世紀英國的一個著名水手、探險家，一生有許多奇遇。十九世紀的英國詩人阿爾佛萊·諾埃斯寫過一首關於他的長詩。——譯註)。孩子們有時可也真刻薄的！」

虽是这样，街頭的風琴一响，他們又跳起舞來了，好心腸的過路人，看見他們的腳那麼靈活，跳的花樣又那麼多，十分欣羨，不免要掏腰包，給他們一些銅板。老大西德尼到底聰明，沒多久發覺他的小兄弟賺的錢可能要多些，他就悄然告退，讓查理一人跳去，他自己只站在一旁守住，不讓別人把錢拿走。查理